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三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西京父老有

兩都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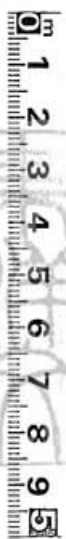
三十八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九册

表下

卷六十一

福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

冢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

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
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史部封侯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一首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峻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革改也湯伐桀於宋宋國名後於杞杞國各周

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後於杞杞國各周

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鄴生曰昔湯

伐桀封其後於杞杞國名後於杞杞國各周

於宋也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

向曰晉伐虞滅之而立虞廟而祀之樂教為

歸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

十餘城置吏屬燕為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

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峻為文詔從之善曰孫盛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峻為文詔從之善曰孫盛

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代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濟曰三代夏
殷周敦厚也
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杞宋是繼絕也
傳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善曰成湯夏禹
賢與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論語曰成湯夏禹
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良曰六國
韓魏燕趙
齊楚也高祖定天下皆存其後使為之祀諸
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焉善曰漢書
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
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
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
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翰曰
速及
也臨謂俯屍哭也善曰漢書灌嬰將以位
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也

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思與其敗
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銑曰侔齊也言項羽
嘗與高祖齊尊而勢
力均乎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思與其敗謂哭
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
六國同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
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
也國語單襄公曰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向曰
高位寔疾顛也
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向曰
殘戮
謂分斷其身也公葬謂以魯公葬之善曰
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羽於穀城
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拓王一朝力屈
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規許有後可冀項羽承
規許有後可冀
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伏惟大晉
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也
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良曰善曰應用文德不用干
戈

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西戎有即序之人京

色開吳蜀之館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

京邑以館之善曰書曰織皮毼崙崙折支渠

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銘曰馬市在城東吳

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

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

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

武之稱仁衆盛之美不足比也善曰論語

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已見上文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

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

千里青綬也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

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曰懷金佩青

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

漢記揚喬曰臣伏念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二千里石典牧千里也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過望謂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

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

毀其室故詩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皓

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

我子無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

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徹彼桑土綢繆庸戶言

此恩惠深也善曰罔極已見上文毛詩曰

徹彼桑土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象犯難破董卓於

陽人濟神器於甄井銑曰孫堅追謚武烈皇

帝也當漢獻之末逢亂

地董卓疆暴堅先舉義兵破之於陽人陽人

地名濟得也時於洛城南甄井上見有異氣

使瀧之得漢傳國璽璽則神器也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曰武烈皇帝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聖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取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一角缺甄音真威震羣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桓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貌也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西赴許都將迎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帝都許以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貴容所殺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表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貴容所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善曰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武曰破吳之時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善曰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各目中

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

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善本已輕勞則言論功

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

魏之時征伐不為晉寇也若錄孫皓之坐則

應輒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

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濟曰裁

克能厭是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二君私

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

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

使四時修護額毀掃除瑩壟永以為常良曰

蠲百姓也

讓中書令表一首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忍誤



也

庾元規

元規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

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

法盛頴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

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

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

臣善本有亮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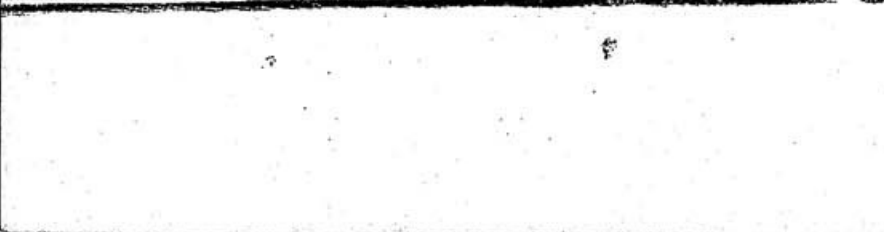
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

難求食而已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

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

探為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

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善曰中州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國尚書序曰逃難詳散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向曰時福謂蒙也龍興謂先帝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善本有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國

義之士申重也婚姻謂娉亮妹為太子妃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

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濟曰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也

濯纓及沐浴濯纓及沐浴頗繁省闈出揔六軍繁多也



謂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也揔六軍謂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何法盛晉書曰

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

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曰謗讟讟誹也塵猶穢

冒榮祿而元帝崩善曰既眾是機明朝以此事聞徹而元帝崩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

新濟曰區區猶勤也竟終祚福也言明帝外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善曰臧際

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

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

曰周雖舊邦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美

其命維新

善本作實存善本作至公善曰庶衆寮官咸

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入主臨之以至公

至仁也而國息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本又

四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

兄也良曰如國思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

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

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

帝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

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翰曰姻婭妻族之親



外嬖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

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

有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無名之君也無

私文曰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

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

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

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銚曰

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為更無至

公之入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

寵也如此則宗族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

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閻梁何后也言此諸

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親

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善曰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實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實后順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列梁后靈思何后

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見寬容瑕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

接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濟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賤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

懼之善曰漢書曰列侯事有不允罪不容宗室見郵都側目而視也

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謂罪大死刑也不容誅不足容受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

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

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是以疏附則

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鑑可為善本作寒心者

也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闥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往代謂呂霍夫萬物

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向曰言物有不通達

下冒親戚嫌疑求一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慮以明公正之道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今以臣之才無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善本作心膂旅外揔兵權才也如此媿謂是

謂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尚書穆王曰今

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以此求治未之聞

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

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

相明其愚款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

祖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

為侍中肅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

太保不拜後為丞相也朝士百寮頗識其

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情故生疑也善曰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

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具

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

尚書序曰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

坦然羽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

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

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愈勝

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

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

自遺患實善本元仰覽殷鑒量已知敬善本

責也實善本元仰覽殷鑒量已知敬善本

字身不足惜為國取悔厚觀前代之戚度已

必敵誠不惜身恐為國禍善曰是以控控

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控控

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

貢惶屏營不知所厝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

作惶屏營不知所厝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

字惶屏營不知所厝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

屏營徘徊也厝置也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景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屏營已見上文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謂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上文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本無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一首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周孫性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藁桓溫平蜀反沒上表薦秀也

桓子元

齊曰何法盛晉書云桓溫字後為征西將軍至蜀見譙秀惡李雄之亂逃竄不仕故表薦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子元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

馬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

忠貞之義彰

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也言流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流

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也言流

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已見江淹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翰曰洗耳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

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

振玄遠之風也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

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



異哉后見之為人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

矯跡以敦在三之節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

君食之晉武公伐翼後哀侯止樂子曰苟

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韋昭曰

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

師也君父是以善本作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

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向曰謂堯讓許

迹也者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以厚人俗訓

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

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平裂世運無常通之言

丘墟荒殘也諸慶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

之地故三方分毀善曰應符已見上文論

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神州

上見兔負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兔負網也詩云蕭蕭兔負駒賢人退

於山林網禽擊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此刺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

任之無遺也善曰毛詩曰蕭蕭兔負駒在彼

多也鄭玄曰置免之人在彼空谷生男一東其

人如斯五臣本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

息者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棄賢謂大

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銑曰奉後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
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蜀首而平蜀也言思
布大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
伐勢勢出軍戰于柝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
喻李勢也鯨鯢已見
上謝眺八公山詩
訪諸故老搜揚潜逸庶
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
言平蜀之後搜舉逸人武羅夏之賢人羿不
用寒浞殺羿而自立王蠋齊賢人樂毅伐齊
欲封之蠋曰忠臣不仕二主生而無義遂絕
脰而死言庶樂思想此人於亡國之墟善
曰左氏傳魏絳曰若后羿因夏人以代夏
棄武羅伯因熊羆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社稷
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
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
高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謝燕人
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謝燕人



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
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
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
不如享名遂經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
音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
渭波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揚舉也
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黎之行善曰易
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
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渥于時皇極
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良曰皇君也極
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已見上文中華有
艱難也善曰道消顛沛已見上文中華有
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也謂賊所破國
者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
谷深谷喬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

望謂無此望也善曰毛詩曰願瞻周凶命

屢招奸威仍逼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

身寄虎吻粉危同朝露向曰吻口也虎口朝

厚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誓不降辱謂不

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

譏良曰偽庭李朝也龔勝王莽時徵不就

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

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

謝曰亮舜在上下有巢許之節也明主方隆唐虞

之默遼海翰曰袁公綺里季避秦之亂隱於

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庶翻

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蜀也言皆美秀之節西土



不舜在上下有巢許亦為莽徵因使辭曰秀進

不至死退不矯辭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

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我語畢遂不復

開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

謝曰亮舜在上下有巢許之節也明主方隆唐虞

之默遼海翰曰袁公綺里季避秦之亂隱於

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庶翻

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蜀也言皆美秀之節西土

表殊節聖哲善本作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

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

先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偷亂賊也偷薄澆競

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之聲無聞益宜振

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良曰言時澆薄

振起道義之人若秀蒙蒲帛之徵徵賢者皆

以勸勉也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

輪駕駟迎是以鎮靜積風軌訓囂俗積法

申公也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類於

矣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也善曰幽遐遠夷

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

解尚書表一首

殷仲文翰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

初反正抗表自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

柯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驚

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

吾丘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

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

喻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

喻以與玄親也此自昔桓玄之代善本作誠復

驅逼善本作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

能見危授命以善本作身徇善本作國逼迫

也徇營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

而營國也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

致命奮不顧身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李陵

以殉國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

不能效之拂衣以謝世事善曰史記曰伯

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遂乃晏安昏寵叨昧

偽封翰曰晏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貴

見上文晏已錫文篡事曾無獨固銑曰桓玄進

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

者謂拒之也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

衆也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名

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女宜其極法以

判忠邪鎮軍臣裕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言

也裕劉裕也善曰復社稷大弘善貸濟曰

也鎮軍宋高祖也善曰復社稷大弘善貸濟曰

社稷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桓玄反正晉之

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字一戮於微

命申三驅於大信良曰杼洩也三驅之禮去

仁也謂用三驅之善曰楚辭曰蜂蟻微命寬縱何固



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之謂不解尚
保首領以沒繫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
維已見上文

忘進退唯力是視銜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
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

也故忘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效軍旅是以
也善曰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

俛從事自同令善本作人向曰俛俯仰也
全字

旅未定故俯仰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善之人
也一善曰俛俛已見上文

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言天子宸極帝位
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時善曰反正更
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
書令表禮曰仲尼憲章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

顯居榮次顏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
尚書之次序善曰尚書曰

有扭顏厚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曰所職尚
書私門私家

門已見上文私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

以聞善本有臣
其善云云字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傳季友銜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
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注也善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於西邁向曰振整揚
舉邁行也

水涯旌旗類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將屆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

舊京威懷司雍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
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



也司雍二州名善曰威懷已見潘岳關中

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

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河流遄疾道阻且長

地今以三輔為雍州之善曰加以伊洛榛蕪津

良曰遄速阻險之道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

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良曰伊洛二水

徑道也淹運也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曰表術方命圯埃津塗四塞東觀漢記曰岑

彭伐樹木開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

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

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虞善本

字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稱隳頓廢壞也

虞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虞設宮觀之

餘盡為田疇而生禾黍也善曰鞠為茂草

已見西征賦毛詩序過禾黍里蕭條鷄犬罕音



感舊永懷痛心在目銑曰廛市也里居蕭條空迫貌感舊感昔全

見上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善曰蕭條已

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

五陵帝惠帝謁拜也五陵謂文武帝宣帝景

西北帝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

西武帝峻陽陵即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

峻平陵即之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

南則惠帝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

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

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

禮謂祭物儀也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

憤慨悲感也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

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將既

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善補也謂修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曰良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垣而延好按伏惟聖懷遠慕兼慰慕謂思慰安陵廟復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

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銑曰劉

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侯徒封南昌縣侯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善本作字所先念功簡勞

義深追遠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唯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故司

勲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齊曰官名主錄公勤也有休義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明善曰周禮曰允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休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善本有

劉善本無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佐合竭盡猷道也言內

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置穆之主簿委以腹

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備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宜有怒密勿備也韓詩曰密勿備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敷讚百揆翼新大猷謂僕射尹長也敷布讚

奏揆度翼輔之謂善曰沈約宋書曰穆

百事輔新君之謂善曰沈約宋書曰穆

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穆

時登庸石揆已見上文毛詩曰匪大猷是經

惟邇言頃戎車遠役居作捍撫寧之勲實

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

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善曰沈

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

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

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方

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通悼心皇

恩褒述班同三事也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

傷心馬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

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

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生曰

死哀人理既備其神靈亦以奢泰哀寵靈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善曰

已見江淹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雜體詩義熙晉安帝年號草創初也弭止也

難患謂桓玄作亂善曰王隱晉書曰義熙

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外虞既殷內艱亦荐

天禍至于今未弭乎日外虞既殷內艱亦荐

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

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善曰沈約
 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
 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閻之志勸
 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
 難不避外難也潘正叔迎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臣以寡劣負荷國重
 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臣以寡劣負荷國重
 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
 聽向曰坊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若
 聽溢滿也言穆之善言善謀滿於人聽也若
 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濟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筭造膝謂近天
 子納諫言也詭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
 際謂隱而不見善曰穀梁傳曰士造膝而
 言詭辭而不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
 實告入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
 則造膝入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



王隱晉書曰樂廣任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
 誠保直莫見其際善本字所以陳力一紀遂克
 聽者不可勝紀善本字所以陳力一紀遂克
 有成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聞見
 有成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
 有成也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
 遠矣又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善本作矣字翰曰言穆之出將
 此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善曰左右助也
 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
 寧濟已見曹履謙居寡守之彌固銑曰履謙
 植責躬詩道守之彌蓋堅固履得其位也九
 居寡欲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九
 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九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

茅土弗及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

社不及言不封善曰三輔撫事永念胡寧

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字濟曰胡何也

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宋公意也正司謂俾忠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

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賴賜也秩祿也言使身

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善曰論語曰

善周有大賚臣契闕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

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

合請付外詳議也翰曰契闕勤苦也屯難夷傷

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

言分義既深獻其懷布之天聽如今上意

即請付議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為齊明皇善本無帝作相善本無讓宣

城郡公第一表一首善曰蕭子顯齊

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

任彥升銑曰齊明皇帝各鸞初立第

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公善本言被臺善本召以臣為侍中中

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

善本作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善曰

李通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

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向曰篤厚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

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

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善本無帝

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布

親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上疏

諱贖字宣遠太祖長子顯晉中興書庾亮上疏

試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武皇大漸

實奉話邁言良曰大漸後事以輔政也話善

毛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樂雖自見之明

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善本作謹量已言自

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

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

也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知之

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

如謂明劉劭人務志曰一自見其類故曰自見

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也郭璞曰偶爾實

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鑒量已知弊實

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日

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憊玉几

願命曰出綴衣於庭下句遂荷願託導揚末命

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願託導揚末命

善曰尚書顧命曰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棄常謂廢常道也

得

得

得

得

得

得

罪於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
宣曰太后得罪而召昌邑王賀賀王室不造職臣之
由良也造成也鸞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
宣贈文叔見王仲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
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讎漢東曰
牟侯與居惠王子也許諸呂有功封博陸侯
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
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
臣不決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
發問此無救王讎之言以我與親任與彼同令
空懷子與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
陸侯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承天
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



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

訓誓在耳我陵土未乾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

未乾而身名並滅左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

言猶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親言國者謂天下

一至於斯謂廢晉陽秋曰郤超假還東簡文

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毛將何以肅拜高

寢高祖寢朝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

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魚也

善曰寢廟及園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珠璣

特以寧容復徽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良曰徽也家恥謂嗣君棄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爵
林廢後也善曰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
敢干祿位以微時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
刑之列岳上魏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
帥刑表也列岳謂先於諸侯善曰漢書曰
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
桓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
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向田今之尚書古稱
言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
訖已不稱也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
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
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與尚書奏事文帝黃
初初改為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
中書令

物誰謂宜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但命輕鴻
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予有禦侮良曰言命
毛賁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良曰言命
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
毛矣賁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
事爾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輕
於鴻毛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之遼東
性命之憂賁重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
曰何謂材全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兵
志周筋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
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一條以不可為
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

也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
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
體為已與國親是同

一體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善曰七略曰
 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
 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
 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
 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諡至於功均一匡
 紀陔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善本作越
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墮
為期不敢聞命管仲曰均同匡正墮越墜也
 謂諸侯之封也近甸所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
 用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即
 後墜而相死終一匡天下善曰論語孔子曰
 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
 潞氏晉侯賞桓子秋及守近甸嘉瑞表應
 賦謝承後漢書曰周及守近甸嘉瑞表應
 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亦願曲
 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已見上文亦願曲
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善本作固

永昌之丹慙苦獲申羊祐曰許謂許所請也晉
 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祐讓不受庾亮破沈
 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懇信也慙不
 足也善曰鉅平羊祐**乃知君臣之道綽有**
 永昌庾亮並見上表
 餘裕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
 然有餘裕哉

苟且也且弘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謹
 之志難奮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
附其官某甲奉表以聞善本有臣諱誠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翰曰雲
 與梁武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同事竟陵王情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為太重故不敢受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我昔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善本作霄字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

震驚心顏無措臣雲中謝五臣本二字臣素門凡

流輪翮無取銑曰素本也輪謂輪運之功翮

車運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輶進謝中庸退慙狂



狷古縣反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在狷狷

尼曰君子中庸小人不及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

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濟曰鑽先王

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彫刻文

章也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

也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

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諸曰遺子黃金滿籬不

如一經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足用負書

燕魏空殫菽粟躡屩躡齊楚徒失貧賤蘇秦曰

負書將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田子方謂魏太子曰志不得則納履而適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也躡躡履也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躡躡躡擔登說趙孝成王徐水史也史記虞卿躡躡躡躡

廣曰躑躅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
子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
秦楚耳安往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
持斧作牧以意意茲以興謗翰曰漢儀郡國
也喚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功賜以斧鉞得專
征伐也王吉為益州刺史好車馬衣服及
去職不治過囊衣而一已謂雲為始興太守
致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趾太守以
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
解落也善曰分虎已見上文漢書曰王陽
父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王陽
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王陽
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
書曰吳祐盜賊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
俗誠願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嶺其
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
故與謗王陽以衣囊徽名嫵疑之問誠先賢

所慎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

也 白之逸 言為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

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九

人也井白謂操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善

曰漢書賈山上書告周勃發反下廷尉勃恐不

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願

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慶於家娶

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 百年上壽既曰
媵妾兒女當自操井白也
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莫欲以
安歸 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
離東昏侯作亂也瘦病也安歸不仕也善
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

濟曰閉門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

善曰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無以

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琅

鼻澤也控引也帶統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

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

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輸黍稷之餘

稅朝夕已見江賦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

外入又曰揚雄有宅一文雖室無趙女而門多

區悵望鍾阜已見上文

好事善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

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希至祿微

賜金而歡同娛老人曰同歡娛言我祿則微

薄賜金然歡娛同之善曰賜金歸與鄉

老謂踈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金娛折芟燔

枯此焉自足翰曰芟陵也可以藉坐也枯乾

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蕭薦肉歌

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

銑曰陸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應萬代千年

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推一心八百諸侯不

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

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善曰莊子曰萬

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於後即天

舟王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

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同臣

善本作

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

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姁紂臣離心離德也

善本

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

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
 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與棺以歸命也
 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
 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未毀之子締結也
 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
 有亂臣十人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
 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與觀也見潘安仁
 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左氏傳介
 盜推貪天之功以為己獄訟謳歌示同民
 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捨集顧已及躬何以臻
 此亦同獄訟之事與器謂珪璋也梁武所望
 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
 堪至此大官善曰獄訟謳歌已見上文莊
 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朝廷之士也政當以
 接開白水列宅舊鄧白水鄉畫縮與高祖同居

居豐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善曰
 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
 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
 親之漢書曰廬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
 等特以事見禮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其親幸莫及縮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良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
 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
 去我講乎祐曰資用不取尤過也上初學長
 者往來南陽資用不取尤過也上初學長
 驕今從儗以給諸公之費善曰東觀漢記
 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第問曰得無
 乃談話及車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
 乎祐曰資用不取尤過也上初學長安人得
 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資用不取諸公費
 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儗以給諸公費
 拾青紫豈待明經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青
 經而得也善曰明臣雲謝夫銓衡之重關
 經拾青紫已見上文明臣雲謝夫銓衡之重關

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也替廢也各錄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存

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

顧譚謀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

人物也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

則哲能官之知人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

歸唯稱許郭者惟許軌郭林宗能超拔人所

而用之也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雅俗曰判風

流正位分涇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

字林宗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

皆如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

人倫多所鑑又曰許軌字子將少峻名節好

也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濟曰龐統曰拔擢十

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淳于髡曰比肩今一七士宣

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尚曰比肩今一七士宣

曰龐統不亦眾乎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

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長道業不義

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

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萬世教

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

日而見也今子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

肩而至於今子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善本亦發

顧無足算也良曰其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

無足稱數也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

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

士山濤

賢一何

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

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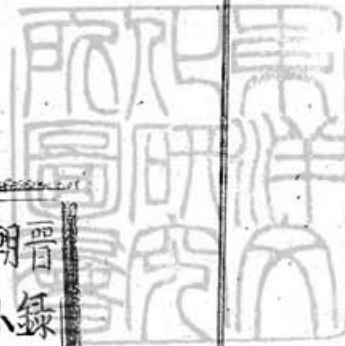
二賢一何

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

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二賢一何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
 為選曹郎遷尚書也萬里表彥伯齊季陵遲
 曰江山遼遠居然有萬里勢也陵遲也官方謂
 官方淆亂王政淆亦亂也善曰陵遲已見
 上文莊子曰是非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向曰
 之塗森然淆亂非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向曰
 學府也不綱謂無紀也善曰漢靈帝時太后臨
 西園賣官齊亦如此善曰華嶠後漢書曰
 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
 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
 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馬
 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
 關內侯以下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
 八錢各有所差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濟曰金章印也笥謂盛衣器華貂侍臣
 尚不可長又曰貂不足狗尾續言小人在位
 者眾故云此矣貂不足狗尾續言小人在位



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
 朝小入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
 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
 良曰創造言初造國政當存改敵風天子南
 面恭己而已選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善
 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豈宜
 而已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豈宜
 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
 之公私授受交失尊寵闕乏王事侍中之冠
 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璋也無材而蒙此者
 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善曰董巴與服
 志曰侍中常侍冠武弁近世倭者功緒參
 大冠加金鑄附蟬為文近世倭者功緒參
 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鏡曰緒業也參
 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鄼侯也寇
 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光武

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善曰漢書
曰蕭何以丞相留我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
楚何守關中後為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
寇恂河內太守上封雍奴侯中或制勝帷幄
是而委公以高祖內後封雍奴侯中或制勝帷幄
今吾委公以高祖內後封雍奴侯中或制勝帷幄
或門人加親勝向千里之外吾不如此房可封
留侯光武即門人蓋親可封為將軍詔曰孔子
云自吾有回也門人蓋親可封為將軍詔曰孔子
漢書高祖曰夫子運策於帷帳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封侯已見上文東觀
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
曰自吾有回也門人蓋親可封為將軍詔曰孔子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抑揚禮教拜稷通以
君後漢吳漢為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班
帝曰善人意隱若敵國封廣平侯善曰班
不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抑揚禮教拜稷通以
君後漢吳漢為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班
帝曰善人意隱若敵國封廣平侯善曰班
不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抑揚禮教拜稷通以



曰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和軍營不
漢常獨繕蔡弓戰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
言方一作攻國矣上嘗嗟曰強人或不策定禁中或
隱若一敵國矣上嘗嗟曰強人或不策定禁中或
功成野戰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
善曰東觀漢記曰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
車騎將軍鄧騭之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大統
書鄂千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略地之功此或
特一時事又曰賜參爵列侯略地之功此或
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令蝗蟲不入境
光武即位慕盛德封德侯卓茂字子容南陽
尚書曰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
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
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
春鄉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或四姓
朱文剛窮極師道賜爵關侯或四姓
侍祀已無足紀氏四姓封為小侯樊氏郭氏馬

紀錄也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五侯外戚且者或以待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良曰漢元后鳳根皆以故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

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善曰五侯王氏也見上文漢書恩澤侯表曰善曰

孫弘自海瀕而登宰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相寵以列侯之爵

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翰曰疇庸功也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業也仕謂錄以代農故曰易農善曰也

是膺善曰也

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

而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季世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向

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

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

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之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

吏部郎徒吏部尚書徐亮二州刺史也中興

左傳也尚書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曠凱禱戲大臨有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

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達謂之八

伯虎仲熊叔約高祖少連夙秉高尚齊曰秉

李狸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執也高

尚不仕也善曰王僧所富者義所之非

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本善



宿心素志無復貳辭濟曰平生言謂與帝相

也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將不移平生之言

善甄彬奏曰不善曰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

載穆微物知免善本表字臣今在假不容詣省

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善本有臣雲誠

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謂迴此尊寵之命於

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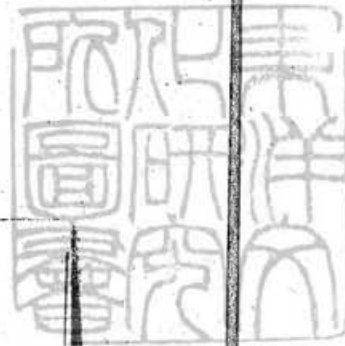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一首銖曰蕭遙光

齊建武初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

邪王暕及蕭王僧孺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

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



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濟曰任昉

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

之求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

拱手永為逸樂人而佚於治事我

取類導川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

孟子曰舜禹疏九河禹疏川導滯也

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伏惟

陛下道隱善曰道潛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馬充滿也符璽

印也善曰道潛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馬充滿也符璽

上公注曰古道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塞耳所以掩聽也統言冕字統古續字音義

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馬良曰文帝乘六飛則六

向讓者三南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

與之同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

高世之行三陛下役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

讓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許由矣又曰今陛下

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

六飛馳不測同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翰曰白

塵已見上文賢人出仕而庭謂在王庭也鷺

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庭謂在王庭也鷺

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也鷺

曰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彦表毛詩曰猶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龍之隱也鱗謂君子如

君平也藏器謂伊尹為酒家傭保善曰司

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善曰司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

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

伊尹荒亂立為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曰

海內荒亂立為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曰

物色謂關令尹喜望見氣色知老子之至也

委裘河上謂河上公言恐有賢同此隱者故

有詔舉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

子西遊舉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

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

之實桓公聽管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



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工官也詢問也

為味也無采而善本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賢狐之皮冰美必無采眾味論為國者信資眾

工謂九官謂六府三事之官言天子倦以聲

聽故問於九官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義善本作廟堂借聽興阜貴臣與阜賤士也言寢息鄉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善曰詭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貢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賦臣位任隆重義無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銑曰任重謂始義蕪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微倖微倖猶苟且也善曰登折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勢門上令臣之職也微倖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舉也言勢門謂權勢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善曰說苑晏子曰破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



無賤矣王隱晉書曰相英俊下僚不可限以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高史詩曰世胄躡下僚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

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曰謂自王祥以下至陳父曇首九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為海內所推羨也善曰梁書曰儉子重光而為海內所推羨也善曰梁書曰

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世及梁書明梁典及碑

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

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與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

清氣茂允迪中和允蹈中和之氣善曰淮

文選三十一

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綺狀曰
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
中以樂祗庸孝友于叔實理遣之談彥輔名教
之樂輔能崇名教言陳實善談玄理樂廣字彥
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
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遺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號曰王平子
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族為達或去衣裸體
有樂地何名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
向曰暉映日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善
曰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
為之語曰裴秀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濟曰塵
領班書有裴秀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濟曰塵
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韋
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



玄遠室通人曠物踈道親良曰邇近曠遠也

幽玄言心遠居近親道踈也善曰陸機

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辯持論過之賦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

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迺其

人甚遠尹又子曰處各位雖不肖不患物不

親已遠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

不係幸不肖養素丘園台階虛位也翰曰素朴
與仁賢也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
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守朴丘園則虛三公
序公朝萬夫傾首此善人居序序立公朝則萬
人皆植首而欽慕善曰庠序已見上豈徒
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清太尉彥字景
高相輔政見顛曰荀令君之子李固者司徒
郗之子究覽墳典京師學者而數曰是復有

李公矣言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頴陽人也魏太尉
 或之曰顛令君之初未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
 異之曰顛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
 子也皆南與風人司徒郤之少好學四方之
 漢中郎南與風人司徒郤之少好學四方之
 士多慕其風而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
 咸數曰是復為李公矣

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本有字理尚棲約
 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濟曰理
 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
 謂以筆代耕種也以取紹傭賃善曰劉璠梁
 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郡入地六歲解屬
 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著
 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
 數曰安久筆不效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
 封侯安久筆不效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
 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觀記耕或為研范曄漢



德潤會稽人傭書以供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
 為人傭書以供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貧無燈燭夏則拾

螢盛練囊中以為明冬取雪以映之溫舒少

貧牧羊澤中常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

柳簡子學而不倦貧不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

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

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

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孫康

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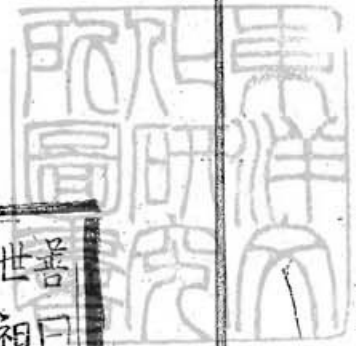
傳曰孫敬到洛在大學左右一屋安止母

然後入學編揚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古言

行正俗無不備知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甘泉遺儀
 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堅甘泉遺儀
南宮故事甘泉宮則用之名曰甘泉鹵簿帝往

弘為尚書令所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為
故事善曰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
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
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
令弘前宮後所陳皆補益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著之南宮以為故事擊鳥丸還霍光問以戰
向曰張千秋為中郎擊鳥丸對兵事畫地成圖
闡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無所亡失抵掌謂擊手也善曰漢書張安
世子千秋為中郎擊鳥丸擊鳥桓還謂大將
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對兵
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
王抵掌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
而簡之謬臺得鼠如豹以問羣臣莫能知者依
對之如鼯鼠也詔問何匹以知依曰嵩山下得簡
案之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
問東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善曰擊震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郎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燐熒光澤世祖
異之以問羣臣莫知攸對曰案秘書如依言賜
以知之依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嵩山下得竹簡
一投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
陵策文驗校果然朝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
廷士庶皆服其博識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
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俗多僧孺有應對
定疑之美質空也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
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
疑宋東曰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翰序
質問也為宗廟之奇珍也善曰書曰大玉夷玉
講道之為宗廟之奇珍也善曰書曰大玉夷玉
人可為宗廟之奇珍也善曰書曰大玉夷玉
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以言而廢
也曰瑚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以言而廢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人其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人廢言已見上文解朝曰節術頡頏而取世
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
不任下情善本有云云字

為褚諮議蔡善本有讓字代兄襲封表一首

向曰蔡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
繼有庶兄貴襲爵蔡既長大貴上表
請歸封於蔡天子許焉而蔡上此表
讓於貴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
蔡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
表讓封貴子霄詔許之官至前將軍
卒然此表與集詳畧不
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蔡言一善本無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

臣兄賁奔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

勲蔭光錫士字臣賁載世善本作世載字以善本字

家允膺長德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

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允賁信當年長而

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

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

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

鈞以卜也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良曰言兄
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履也善曰止
足已見上文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
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
匹夫難奪守以勿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
疎遠而誤萃聚也庸薄

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
 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善曰左
 氏傳公子魚曰能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
 以國讓仁孰大馬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封武始純
 臨終勅家丞曰我無功於時猥蒙爵上死
 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
 遺勅達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
 王莽末以為穎陽尉降先武封為陵陽侯
 琳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不受遂於東
 海為佯狂後同門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因
 還就國此理屈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
 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關封武始侯子奮字
 通兄根常被病純大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功
 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翕上書奪
 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
 移臣又曰丁琳為陵陽侯駿長子鴻字季公
 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乃止讓之曰
 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

可謂以兄弟私恩而絕父子不滅之基且先臣以
 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
 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宗向曰先臣謂父也大
 無嗣也慕繼承此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
 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善
 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心推墜矣善
 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鄭玄曰別心推墜矣善
 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
 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
 奈向子一舉邀終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
 子臧之節曹公曰吳季札封延陵有為高讓之風
 臧曰聖達節次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之
 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成曹君君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

子臧之節曹公曰吳季札封延陵有為高讓之風
 臧曰聖達節次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之
 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成曹君君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

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是廢

吾節也孔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非是廢

德舉豈曰能賢良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

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存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秦引此存

讓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

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

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馮也公曰先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

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翰

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窳草澤以

遂已志善曰丹毅已見庾元規表謝承後

隱身草澤朱寵不任善本作丹撫之至謹詣闕

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善本作以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銑曰

郡王于良薨有詔追贈太宰范雲是

故吏上表請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

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

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

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削也言猷道徽義烈業刊

著其義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

故云不刊也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應瓊與王持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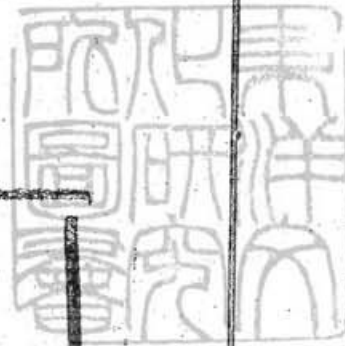
烈西征賦曰兆惟奉明色號千人訊諸故老

造自帝尼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而箴諸名

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山則陵谷遷賀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濟曰

遷移



賀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
 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幾毀言不如立
 碑之長久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
 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劉歆書之略曰孝武皇帝初正丞相公孫弘廣
 閣廣內祕書之路百餘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
 尚書有青絲編之府又曰然則配天之迹存乎
 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以良曰漢
 配天而祀泗水亭有漢高碑孔子稱素王郊
 沂水之側有孔子碑善曰漢書平紀曰素王
 祀高祖以配天鄒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
 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
 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
 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於乎何其盛也沂水南
 有孔子舊廟漢魏以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
 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
 西河之翰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之以為崇師



夫子擬迹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
 之於人疑汝於夫子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
 略曰西河燕趙之夫間七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者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親故精廬安啓必窮
 如堯舜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安啓必窮
 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安啓必窮
 鑄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
 陶周召孕育伊顏謂曰精廬謂寺觀之開收宰
 之美猶伊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善曰
 之化伊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善曰
 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
 以尚如不見聽荊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
 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
 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寔卒蔡
 周公召尹尹顏回也典故太宰竟陵文宣
 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也

王臣其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

周公其人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

也稷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與周公同功

謂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

亡如淳曰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

主亡而淳曰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宗則周公其人於明堂以

帝上體國端朝出蕃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

無苟利之專朝廷出蕃謂為教化之體以正

為利以專擅其事以告君之義道退不苛且

則安社稷利國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有曰

子產曰苟利社五教以倫百揆時序翰曰五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揆度也百事皆

五教在實百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

揆已見上文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

藝業述作之義善本一作茂字銑曰謂人有

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善曰孟子

歲序善曰詩曰邦國殄瘁鵠鴉東徙松檟成行

周公東征管蔡作鵠鴉詩以遺成王今子良

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焉故假鵠鴉之東徙

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鷲林之嫌子

良而周公以喻攝兵均齊春秋曰鷲林王即

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

之子良既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仗防

薨毛傳序曰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

公與鳩相過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

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雖

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

臣僚三潘士女也三潘謂會稽太守徐充二

州刺史僚官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

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

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

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

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鈿筆也所素銷

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翰曰景謂

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

濟

良

子

即

議

周

曰

周

未

知

苑

曰

周

未

知

苑

曰

周

未

四

一

五

二

六

三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禁立碑詣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數議其惠
 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善曰陳留志曰
 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
 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
 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
 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
 惠其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
 之外曰微管仲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又
 曰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善故
 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
 公前例賜許刊立儼並謂立碑回及豫章王宣
 陵王賢與褚同迹親與嶷同規請為立碑以
 依二公之例善曰褚淵即王儉所制蕭
 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
 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



為文雅
 孔雅
 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

蹕畢
 長陵輜
 軒不知所適
 夫葬地樵蘇采

薪人也禁謂不許也駐驂止行也長陵見二臣
 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

之隴每有感焉輜軒使車原已見上文戰國
 無碑使無所問善曰九原已見上文戰國

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政齊令曰敢有去柳下
 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

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臣里問孤賤
 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
 質忽焉二紀也甄曰問里門也孤賤也言我逢齊

網之寬慶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
 已經二十四年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

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慮先犬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慮先犬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慮先犬

馬厚恩不答而敝善本作帷毀蓋未辱善螻蟻

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而

死先犬馬填溝壑震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

命長矣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

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

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辱螻蟻延叔堅

戰國策論曰為王先御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

泉銑曰敝帷不棄用以埋馬蓋不棄用以

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蓋不棄

筭屬以珠玉飾之皆用珠襦玉匣蓋不棄

誰知我未籍螻蟻而太宰已死不得報恩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

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為交

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

陵良曰弘大獎勸也南浦迎喪處也微物雲論

竟陵王奕處善曰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

澤儻驗杜預出峴頂二字之言庶存馬駿

必拜之感後濟曰前施謂先許送也杜預好立

身後之名作碑叙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

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薨吏人為立

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各常自言

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

懼言不自宣

善本有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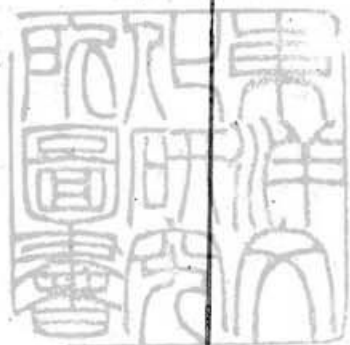
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臨表悲



文選卷第三十八





所
入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